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四十二回 大聖慇懃拜南海 觀音慈善縛紅孩

話說那六健將出洞門，逕往西南上，依路而走。行者心中暗想道：「他要請老大王吃我師父，老大王斷是牛魔王。自老孫當年與他相會，真個意合情投，交遊甚厚。至如今我歸正道，他還是邪魔。雖則久別，還記得他模樣。且等老孫變作牛魔王，哄他一哄，看是何如。」好行者，躲離了六個小妖，展開翅，飛向前邊，離小妖有□數里遠近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牛魔王；拔下幾根毫毛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作幾個小妖。在那山凹裡，駕鷹牽犬，搭弩張弓，充作打圍的樣子，等候那六健將。

那一夥斷拖斷扯正行時，忽然看見牛魔王坐在中間，慌得興烘掀、掀烘興撲的跪下道：「老大王爺爺在這裡也。」那雲裡霧、霧裡雲、急如火、快如風都是肉眼凡胎，那裡認得真假，也就一同跪倒，磕頭道：「爺爺，小的們是火雲洞聖嬰大王處差來，請老大王爺爺去吃唐僧肉，壽延千紀哩。」行者借口答道：「孩兒們起來，同我回家去，換了衣服來也。」小妖叩頭道：「望爺爺方便，不消回府罷。路程遙遠，恐我大王見責，小的們就此請行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好乖兒女。也罷，也罷，向前開路，我和你去來。」六怪抖擻精神，向前喝路。大聖隨後而來。

不多時，早到了本處。快如風、急如火撞進洞裡：「報大王：老大王爺爺來了。」妖王歡喜道：「你們卻中用，這等來的快。」即便叫各路頭目擺隊伍，開旗鼓，迎接老大王爺爺。滿洞群妖遵依旨令，齊齊整整，擺將出去。這行者昂昂烈烈，挺著胸脯，把身子抖了一抖，卻將那架鷹犬的毫毛都收回身上。拽開大步，逕走入門裡，坐在南面當中。紅孩兒當面跪下，朝上叩頭道：「父王，孩兒拜揖。」行者道：「孩兒免禮。」那妖王四大拜，拜畢，立於下手。行者道：「我兒，請我來有何事？」妖王躬身道：「孩兒不才，昨日獲得一人，乃東土大唐和尚。常聽得人講，他是一個□世修行之人，有人吃他一塊肉，壽似蓬瀛不老仙。愚男不敢自食，特請父王同享唐僧之肉，壽延千紀。」

行者聞言，打了個失驚道：「我兒，是那個唐僧？」妖王道：「是往西天取經的人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兒，可是孫行者師父麼？」妖王道：「正是。」行者擺手搖頭道：「莫惹他，莫惹他。別的還好惹，孫行者是那樣子。我賢郎你不曾會他，那猴子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。他曾大鬧天宮，玉皇上帝差□萬天兵，佈下天羅地網，也不曾捉得他。你怎麼敢吃他師父？快早送出去還他，不要惹那猴子。他若打聽著你吃了他師父，他也不來和你打，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裡搦個窟窿，連山都搦了去。我兒，弄得你何處安身？教我倚靠何人養老？」

妖王道：「父王說那裡話，長他人志氣，滅孩兒的威風。那孫行者共有兄弟三人，領唐僧在我半山之中，被我使個變化，將他師父攝來。他與那豬八戒當時尋到我的門前，講甚麼攀親託熟之言，被我怒發沖天，與他交戰幾合，也只如此，不見甚麼高作。那豬八戒刺那裡就來助戰，是孩兒吐出三昧真火，把他燒敗了一陣。慌得他去請四海龍王助雨，又不能滅得我三昧真火，被我燒了一個小發昏，連忙著豬八戒去請南海觀音菩薩。是我假變觀音，把豬八戒賺來，見吊在如意袋中，也要蒸他與眾小的們吃哩。那行者今早又來我的門首吆喝，我傳令教拿他，慌得他把包袱都丟下走了。卻才去請父王來看看唐僧活像，方可蒸與你吃，延壽長生不老也。」

行者笑道：「我賢郎啊，你只知道三昧火贏得他，不知他有七□二般變化哩。」妖王道：「憑他怎麼變化，我也認得，諒他決不敢進我門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兒，你雖然認得他，他卻不變大的，如狼狽大象，恐進不得你門；他若變作小的，你卻難認。」妖王道：「憑他變甚小的，我這裡每一層門上有四五個小妖把守，他怎生得入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是不知。他會變蒼蠅、蚊子、蛇蚤，或是蜜蜂、蝴蝶並蠅蟻蟲等項，又會變我模樣，你卻那裡認得？」妖王道：「勿慮，他就是鐵膽銅心，也不敢近我門來也。」

行者道：「既如此說，賢郎甚有手段，實是敵得他過，方來請我吃唐僧的肉，奈何我今日還不吃哩。」妖王道：「如何不吃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近來年老，你母親常勸我作些善事。我想無甚作善，且持些齋戒。」妖王道：「不知父王是長齋，是月齋？」行者道：「也不是長齋，也不是月齋，喚做雷齋，每月只該四日。」妖王問：「是那四日？」行者道：「三辛逢初六。今朝是辛酉日，一則當齋，二來西不會客。且等明日，我去親自刷洗蒸他，與兒等同享罷。」

那妖王聞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父王平日吃人為生，今活夠有一千餘歲，怎麼如今又吃起齋來了？想當初作惡多端，這三四日齋戒，那裡就積得過來？此言有假，可疑，可疑。」即抽身走出二門之下，叫六健將來問：「你們老大王是那裡請來的？」小妖道：「是半路請來的。」妖王道：「我說你們來的快。不曾到家麼？」小妖道：「是，不曾到家。」妖王道：「不好了，著了他假也，這不是老大王。」小妖一齊跪下道：「大王，自家父親也認不得？」妖王道：「觀其形容動靜都像，只是言語不像。只怕著了他假，吃了人虧。你們都要仔細：會使刀的刀要出鞘，會使槍的槍要磨明；會使棍的使棍，會使繩的使繩。待我再去問他，看他言語如何。如果是老大王，莫說今日不吃，明日不吃，便遲個月何妨？假若言語不對，只聽我眼的一聲，就一齊下手。」群魔各各領命訖。

這妖王復轉身到於裡面，對行者當面又拜。行者道：「孩兒，家無常禮，不須拜。但有甚話，只管說來。」妖王伏於地下道：「愚男一則請來奉獻唐僧之肉，二來有句話兒上請：我前日閑行，駕祥光，直至九霄宮內，忽逢著祖庭道齡張先生。」行者道：「可是做天師的張道齡麼？」妖王道：「正是。」行者問曰：「有甚話說？」妖王道：「他見孩兒生得五官端正，三停平等，他問我是幾年那月那日那時出世。兒因年幼，記得不真。先生子平精熟，要與我推看五星。今請父王，正欲問此。倘或下次再得會他，好煩他推算。」行者聞言，坐在上面暗笑道：「好妖怪！老孫自歸佛果，保唐師父，一路上也捉了幾個妖精，不似這斷剝剝。他問我甚麼家長禮短、少米無柴的話說，我也好信口捏謊答他。他如今問我生年月日，我卻怎麼知道？」好猴王，也□分乖巧：巍巍端坐中間，也無一些兒懼色，面上反喜盈盈的笑道：「賢郎請起。我因年老，連日有事不遂心懷，把你生時果偶然忘了，且等到明日回家，問你母親便知。」

妖王道：「父王把我八個字時常不離口論說，說我有同天不老之壽，怎麼今日一旦忘了？豈有此理，必是假的。」眼的一聲，群妖槍刀簇擁，望行者沒頭沒臉的衝來。這大聖使金箍棒架住了，現出本像，對妖精道：「賢郎，你卻沒理那裡兒子好打爺的？」那妖王滿面羞慚，不敢回視。行者化金光，走出他的洞府。小妖道：「大王，孫行者走了。」妖王道：「罷罷罷，讓他走了罷，我吃他這一場虧也。且關了門，莫與他打話，只來刷洗唐僧，蒸吃便罷。」

卻說那行者牽著鐵棒，呵呵大笑，自潤那邊而來。沙僧聽見，急出林迎著道：「哥啊，這半日方回，如何這等哂笑，想救出師父來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雖不曾救得師父，老孫卻得個上風來了。」沙僧道：「甚麼上風？」行者道：「原來豬八戒被那怪假變觀音哄將回來，吊於皮袋之內。我欲設法救援，不期他著甚麼六健將去請老大王來吃師父肉。是老孫想著他老大王必是牛魔王，就變了他的模樣，充將進去，坐在中間。他叫父王，我就應他；他便叩頭，我就直受。著實快活，果然得了上風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你便圖這般小便宜，恐師父性命難保。」行者道：「不須慮，等我去請菩薩來。」沙僧道：「你還腰疼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疼了。古人云：『人逢喜事精神爽。』你看著行李、馬匹，等我去。」沙僧道：「你置下仇了，恐他害我師父，你須快去快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來得快，只消頓飯時，就回來矣。」

好大聖，說話間躲離了沙僧，縱筋斗雲，逕投南海。在那半空裡，那消半個時辰，望見普陀山景。須臾，按下雲頭，直至落伽崖上。端肅正行，只見二□四路諸天迎著道：「大聖，那裡去？」行者作禮畢，道：「要見菩薩。」諸天道：「少停，容通報。」時有鬼子母諸天來潮音洞外報道：「菩薩得知：孫悟空特來參見。」菩薩聞報，即命進去。大聖斂衣飯命，捉定步，逕入裡邊，見菩薩倒身下拜。菩薩道：「悟空，你不領金蟬子西方求經去，卻來此何幹？」行者道：「上告菩薩：弟子保護唐僧前行，至一方，

乃號山枯松潤火雲洞。有一個紅孩兒妖精，喚作聖嬰大王，把我師父攝去。是弟子與豬悟能等尋至門前，與他交戰。他放出三昧火來，我等不能取勝，救不出師父。急上東洋大海，請到四海龍王，施雨水，又不能勝火，把弟子都燻壞了，幾乎喪了殘生。」菩薩道：「既他是三昧火，神通廣大，怎麼去請龍王，不來請我？」行者道：「本欲來的，只是弟子被煙燻了，不能駕雲，卻教豬八戒來請菩薩。」菩薩道：「悟能不曾來啞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。未曾到得寶山，被那妖精假變做菩薩模樣，把豬八戒又賺入洞中，現吊在一個皮袋裡，也要蒸吃哩。」

菩薩聽說，心中大怒道：「那潑妖敢變我的模樣？」恨了一聲，將手中寶珠、淨瓶往海心裡撲的一擲。說得那行者毛骨悚然，即起身侍立下面，道：「這菩薩火性不退，好是怪老孫說的話不好，壞了他的德行，就把淨瓶擲了，可惜，可惜。早知送了我老孫，卻不是一件大人事？」

說不了，只見那海當中翻波跳浪，鑽出個瓶來。原來是一個怪物馱著出來。行者仔細看那馱瓶的怪物，怎生模樣：

根源出處號幫泥，水底增光獨顯威。
世隱能知天地性，安藏偏曉鬼神機。
藏身一縮無頭尾，展足能行快似飛。
文王畫卦曾元卜，常納庭臺伴伏羲。
雲龍透出千般俏，號水推波把浪吹。
條條金線穿成甲，點點裝成彩玳瑁。
九宮八卦袍披定，散碎鋪遮綠燦衣。
生前好勇龍王幸，死後還歛佛祖碑。
要知此物名和姓，興風作浪惡烏龜。

那龜馱著淨瓶，爬上崖邊，對菩薩點頭二□四點，權為二□四拜。行者見了，暗笑道：「原來是看瓶的。想是不見瓶，就問他要。」菩薩道：「悟空，你在下面說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沒說甚麼。」菩薩教：「拿上瓶來。」這行者即去拿瓶。唉！莫想拿得他動。好便似蜻蜓撼石柱，怎生搖得半分毫？行者上前跪下道：「菩薩，弟子拿不動。」菩薩道：「你這猴頭，只會說嘴。瓶兒你也拿不動，怎麼去降妖縛怪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瞞菩薩說。平日拿得動，今日拿不動。想是吃了妖精虧，勳力弱了。」菩薩道：「常時是個空瓶；如今是淨瓶拋下海去，這一時間，轉過了三江五湖、八海四瀆、溪源潭洞之間，共借了一海水在裡面。你那裡有架海的斤量？此所以拿不動也。」行者合掌道：「是，弟子不知。」

那菩薩走上前，將右手輕輕的提起淨瓶，托在左手掌上。只見那龜點點頭，鑽下水去了。行者道：「原來是個養家看瓶的夯貨。」菩薩定道：「悟空，我這瓶中甘露水漿，比那龍王的私雨不同，能滅那妖精的三昧火。待要與你拿了去，你卻拿不動；待要著善財龍女與你同去，你卻又不是好心，專一只會騙人。你見我這龍女貌美，淨瓶又是個寶物，你假若騙了去，卻那有工夫又來尋你？你須是留些甚麼東西作當。」行者道：「可憐！菩薩這等多心。我弟子自秉沙門，一向不幹那樣事了。你教我留些當頭，卻將何物？我身上這件綿布直裰，還是你老人家賜的。這條虎皮裙子，能值幾個銅錢？這根鐵棒，早晚卻要護身。但只是頭上這個箍兒，是個金的，卻又被你弄了個方法兒長在我頭上，取不下來。你今要當頭，情願將此為當。你念個鬆箍兒咒，將此除去罷；不然，將何物為當？」菩薩道：「你好自在啊！我也不不要你的衣服、鐵棒、金箍，只將你那腦後救命的毫毛拔一根與我作當罷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毫毛也是你老人家與我的。但恐拔下一根，就拆破群了，又不能救我性命。」菩薩罵道：「你這猴子！你便一毛也不拔，教我這善財也難捨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菩薩，你卻也多疑。正是『不看僧面看佛面』。千萬救我師父一難罷。」那菩薩：

逍遙欣喜下蓮臺，雲步香飄上石崖。
只為聖僧遭障害，要降妖怪救回來。

孫大聖□分歡喜，請觀音出了潮音仙洞。諸天大神都列在普陀巖上。菩薩道：「悟空，過海。」行者躬身道：「請菩薩先行。」菩薩道：「你先過去。」行者磕頭道：「弟子不敢在菩薩面前施展。若駕筋斗雲啊，掀露身體，恐菩薩怪我不敬。」菩薩聞言，即著善財龍女去蓮花池裡劈一瓣蓮花，放在石巖下邊水上。教行者：「你上那蓮花瓣兒，我渡你過海。」行者見了道：「菩薩，這花瓣兒又輕又薄，如何載得我起？這一屍翻跌下水去，卻不濕了虎皮裙？走了碯，天冷怎穿？」菩薩喝道：「你且上去看。」行者不敢推辭，捨命往上跳。果然先見輕小，到上面比海船還大三分。行者歡喜道：「菩薩，載得我了。」菩薩道：「既載得，如何不過去？」行者道：「又沒了篙、槳、篷、桅，怎生得過？」菩薩道：「不用。」只把他一口氣吹開吸籠，又著實一口氣吹過南洋苦海，得登彼岸。行者卻腳履實地，笑道：「這菩薩實弄神通，把老孫這等呼來喝去，全不費力也。」

那菩薩吩咐眾諸天各守仙境，著善財龍女閉了洞門。他卻縱祥雲，躲離普陀巖，到那邊叫：「惠岸何在？」惠岸（乃托塔李天王第二個太子，俗名木叉是也。）乃菩薩親傳授的徒弟，不離左右，稱為護法惠岸行者。惠岸即對菩薩合掌伺候。菩薩道：「你快上界去，見你父王，問他借天罡刀來一用。」惠岸道：「師父用著幾何？」菩薩道：「全副都要。」

惠岸領命，即駕雲頭，逕入南天門裡，到雲樓宮殿，見父王下拜。天王見了，問：「兒從何來？」木叉道：「師父是孫悟空請來降妖，著兒拜上父王，將天罡刀借了一用。」天王即喚哪吒將刀取三□六把，遞與木叉。木叉對哪吒說：「兄弟，你回去多拜上母親；我事緊急，等送刀來再磕頭罷。」忙忙相別，按落祥光，逕至南海，將刀捧與菩薩。

菩薩接在手中，拋將去，念個咒語，只見那刀化作一座千葉蓮臺。菩薩縱身上去，端坐在中間。行者在傍暗笑道：「這菩薩省使儉用。那蓮花池裡有五色寶蓮臺，捨不得坐將來，卻又問別人去借。」菩薩道：「悟空，休言語，跟我來也。」卻才都駕著雲頭，離了海上。白鸚哥展翅前飛，孫大聖與惠岸隨後。

頃刻間，早見一座山頭。行者道：「這山就是號山了。從此處到那妖精門首，約摸有四百餘里。」菩薩聞言，即命住下祥雲，在那山頭上念一聲「唵」字咒語。只見那山左山右，走出許多神鬼，卻乃是本山土地眾神，都到菩薩寶蓮臺下磕頭。菩薩道：「汝等俱莫驚張。我今來擒此魔王，你與我把這團圍打掃乾淨，要三百里遠近地方，不許一個生靈在地。將那窩中小獸，窟內雜蟲，都送在巔峰之上安生。」眾神遵依而退。須臾間，又來回覆。菩薩道：「既然乾淨，俱各回祠。」遂把淨瓶扳倒，唵喇喇傾出水來，就如雷響。真個是：

漫過山頭，沖開石壁。漫過山頭如海勢，沖開石壁似汪洋。黑霧漲天全水氣，滄波影日晃寒光。遍崖沖玉浪，滿海長金連。菩薩大展降魔法，袖中取出定身禪。化做落伽仙境界，真如南海一般般。秀蒲挺出曇花嫩，香草舒開貝葉鮮。紫竹幾竿鸚鵡歌，青松數簇鷓鴣喧。萬疊波濤蓮四野，只聞風吼水漫天。

孫大聖見了，暗中讚嘆道：「果然是一個大慈大悲的菩薩！若老孫有此法力，將瓶兒望山一倒，管甚麼禽獸蛇蟲哩。」菩薩叫：「悟空，伸手過來。」行者即忙斂袖，將左手伸出。菩薩拔楊柳枝，蘸甘露，把手心裡寫一個「迷」字。教他：「捏著拳頭，快去與那妖精索戰，許敗不許勝。敗將來我這跟前，我自有力收他。」

行者領命，返雲光，逕來至洞口。一隻手使拳，一隻手使棒，高叫道：「妖怪開門！」那些小妖又進去報道：「孫行者又來了。」妖王道：「緊關了門，莫睬他。」行者叫道：「好兒子！把老子趕在門外，還不開門？」小妖又報道：「孫行者罵出那話兒來了。」妖王只教：「莫睬他。」行者叫兩次，見不開門，心中大怒，舉鐵棒，將門一下，打了一個窟窿。慌得那小妖跌將進去道：「孫行者打破門了。」妖王見報幾次，又聽說打破前門，急縱身，跳將出去，挺長槍，對行者罵道：「這猴子，老大不識起倒。我讓你得些便宜，你還不知盡足，又來欺我。打破我門，你該個甚麼罪名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兒，你趕老子出門，你該個甚麼罪名？」

那妖王羞怒，綽長槍，劈胸便刺；這行者，舉鐵棒，架隔相還。一番搭上手，鬥經四五個回合，行者捏著拳頭，拖著棒，敗將下來。那妖王立在山前道：「我要刷洗唐僧去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兒子，天看著你哩。你來。」那妖精聞言，愈加嗔怒，喝一聲，趕到面前，挺槍又刺；這行者掄棒，又戰幾合，敗陣又走。那妖王罵道：「猴子，你在前有二三合的本事，你怎麼如今正鬥時就要走了，何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賢郎，老子怕你放火。」妖精道：「我不放火了，你上來。」行者道：「既不放火，走開些，好漢子莫在家門前打人。」那妖精不知是詐，真個舉槍又趕。行者拖了棒，放了拳頭。那妖王著了迷亂，只情追趕。前走的如流星過度，後走的如弩箭離弦。

不一時，望見那菩薩了。行者道：「妖精，我怕你了，你饒我罷。你如今趕至南海觀音菩薩處，怎麼還不回去？」那妖王不信，咬著牙，只管趕來。行者將身一幌，藏在那菩薩的神光影裡。這妖精見沒了行者。走近前，睜圓眼，對菩薩道：「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？」菩薩不答應。妖王撚轉長槍，喝道：「咄！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？」菩薩也不答應。妖精望菩薩劈心刺一槍來。那菩薩化道金光，逕走上九霄空內。行者跟定道：「菩薩，你好欺伏我罷了，那妖精再三問你，你怎麼推聾裝啞，不敢做聲，被他一槍搠走了，卻把那個蓮臺都丟下耶？」菩薩只教：「莫言語，看他再要怎的。」

此時行者與木叉俱在空中，並肩同看。只見那妖呵呵冷笑道：「潑猴頭，錯認了我也。他不知把我聖嬰當作個甚人，幾番家戰我不過，又去請個甚麼膿包菩薩來卻被我一槍，搠得無形無影去了，又把個寶蓮臺兒丟了。且等我上去坐坐。」好妖精，他也學菩薩，盤手盤腳的坐在當中。行者看見道：「好好好，蓮花臺兒好送人了。」菩薩道：「悟空，你又說甚麼？」行者道：「說甚？說甚？蓮臺送了人了。那妖精坐放臀下，終不得你還要哩？」菩薩道：「正要他坐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他的身軀小巧，比你還坐得穩當。」菩薩叫：「莫言語，且看法力。」

他將楊柳枝往下指定，叫一聲：「退！」只見那蓮臺花彩俱無，祥光盡散，原來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。即命木叉：「使降妖杵，把刀柄兒打去來。」那木叉按下雲頭，將降魔杵如築牆一般，築了有千百餘下。那妖精穿通兩腿刀尖出，血注成汪皮肉開。好怪物，你看他咬著牙，忍著痛，且丟了長槍，用手將刀亂拔。行者卻道：「菩薩啊，那怪物不怕痛，還拔刀哩。」菩薩見了，喚上木叉：「且莫傷他生命。」卻又把楊柳枝垂下，念聲「唵」字咒語，那天罡刀都變做倒鬚鉤兒，狼牙一般，莫能褪得。那妖精卻才慌了，扳著刀尖，痛聲苦告道：「菩薩，我弟子有眼無珠，不識你廣大法力。千乞垂慈，饒我性命，再不敢恃惡，願入法門戒行也。」

菩薩聞言，卻與二行者、白鸚哥低下金光，到了妖精面前，問道：「你可受吾戒行麼？」妖王點頭滴淚道：「若饒性命，願受戒行。」菩薩道：「你可入我門麼？」妖王道：「果饒性命，願入法門。」菩薩道：「既如此，我與你摩頂受戒。」就袖中取出一把金剃頭刀兒，近前去，把那怪分頂剃了幾刀，剃作一個太山壓頂，與他留下三個頂搭，挽起三個窩角揪兒。行者在傍笑道：「這妖精大晦氣，弄得不男不女，不知像個甚麼東西。」菩薩道：「你今既受我戒，我卻也不慢你，稱你做善財童子，如何？」那妖點頭受持，只望饒命。菩薩卻用手一指，叫聲：「退！」撞的一聲，天罡刀都脫落塵埃，那童子身軀不損。

菩薩叫：「惠岸，你將刀送上天宮，還你父王，莫來接我，先到普陀巖會眾諸天等候。」那木叉領命，送刀上界，回海不題。

卻說那童子野性不定，見那腿疼處不疼，臀破處不破，頭挽了三個揪兒，他走去綽起長槍，望菩薩道：「那裡有甚真法力降我？原來是個掩樣術法兒。不受甚戒，看槍！」望菩薩劈臉刺來。恨得個行者掄鐵棒要打。菩薩只叫：「莫打，我自有懲治。」卻又袖中取出一個金箍兒來道：「這寶貝原是我佛如來賜我往東土尋取經人的金、緊、禁三個箍兒。緊箍兒先與你戴了；禁箍兒收了守山大神；這個金箍兒未曾捨得與人，今觀此怪無禮，與他罷。」好菩薩，將箍兒迎風一幌，叫聲：「變！」即變作五個箍兒，望童子身上拋了去，喝聲：「著！」一個套在他頭頂上，兩個套在他左右手上，兩個套在他左右腳上。菩薩道：「悟空，走開些，等我念念金箍兒咒。」行者慌了道：「菩薩呀，請你來此降妖，如何卻要咒我？」菩薩道：「這篇咒不是緊箍兒咒咒你的，是金箍兒咒咒那童子的。」行者卻才放心，緊隨左右，聽他念咒。菩薩捻著訣，默默的念了幾遍，那妖精搓耳揉腮，攢蹄打滾。正是：

一句能通遍沙界，廣大無邊法力深。

畢竟不知那童子怎的皈依，且聽下回分解。